

5/A

北平周報

第九十期

評壇
本期要目

白銀課稅與入超

嚴防錢匪竄川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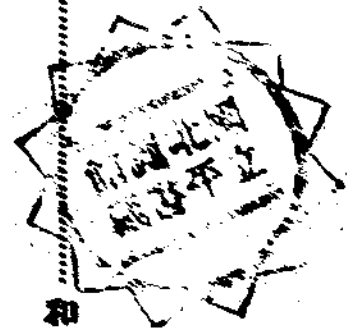
青年自強問題

一年來的中國

論職運同盟六項提案

蘇聯與國聯(二)

日本朝野對海軍軍縮會議的態度



和

舉

濠

漁甫

譚庶潛

林曉莊

茅生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廿一日出版

每份定價二分半五分一年一元郵費在內

北平交道口大街三十九號

電話東局三三五二



白銀課稅與入超

和

近年來我國因為農村經濟破產，都市工業停歇，致外債輸入激增，入超年甚一年。結果，抵償的方法，主要的不過下列三項：一為華僑兌款回國；一為現金輸出，一為外人之再投資。而此三項中，第一項因為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及華僑到處受人壓迫排擠，（如在南洋，墨西哥，日本等地。）免致已形銳減。第三項因為國內不靖，外人之欲投資者，又多裹足不前。於是剩下來只有現金輸出一條辦法了。試查海關報告，即知每年均有大量之現金流出。記得南京市長石瑛，曾經這樣說過：照目前中國這樣大的入超，如全都都現現金償付，那末不出三年，我國的現金定會整個流出。這可以表示我國所存現金之寡薄了。

再從國內看，益以戰禍連綿，軍閥割制，農村現金流入城市，城市再流入幾個大都市，形成現金偏在，都市集

中，農村枯竭的畸形現象。據報上發表統計，知道上海存的現金，一年一年的增多。而在內地有些地方，現金幾乎絕跡了，回復原始人類以物易物的狀況。

邇來，美國實行購買白銀，銀價高漲，我國現金更源源流出。財政部為穩定金融，阻止現金出口起見，曾向美國商洽辦法。美覆以「美國政府甚願于實行該項計劃之時，使有普通之利益，結果可使銀價穩定，而盡量避免對於中國之經濟及公共財政發生擾亂。」這種答覆依然不得要領，中國政府遂即宣布白銀課稅政策矣。

依財政部所定課稅辦法，分為兩項：一為固定稅，即銀條徵收百分之十，銀元除扣除鑄幣費外，徵稅百分之七、五。一為平衡稅，即「照市核定之匯價相差之數，除繳納上述出口稅而仍不足時，應按其不足之數，並行加徵平衡稅。」

這種辦法，從本月十五日起實行。這樣一來，運銀出口，皆不合算，阻止現金出口之目的達到也。

我們更進一步觀察的，是阻止現金出口，固可穩定金融；但，年年龐大的入超問題不解決，中國經濟依然沒有辦法。課稅只可以阻止白銀之買賣，不致因海外市場白銀價高而流出，而對於入超的抵償問題，却並不因是而獲解

決。到必要的時候，需要現金償付時，欲白銀不流出不可得也。所以希望政府除設法穩定金融外，還須對於入超問題謀一根本補救之方。

嚴防贛匪竄川黔

舉

據最近可靠消息，江西的共匪已成強弩之末，與國瑞金已被國軍攻下，殘匪狼狽潰却，度于本年內，贛匪定可澈底肅清。可是，同時有贛匪謀脫圍外出，經湘鄂以入川黔，與該地共匪合流之訊。這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困獸猶鬥」，贛匪到了窮途末路時，勢非突圍外竄不可，可竄之地，最好當莫如川黔。

川黔剿匪消息，近頗沈寂，只是間或傳一點捷報。但據該地友人來信，說剿匪軍不特沒有勝利，反而有相當失利。以川黔這樣多軍隊，不能剿當前共匪，若一旦贛匪竄入，予虎添翼，恐怕那時不僅川黔軍隊無法清剿，即中央軍開入，亦苦難于收效矣。

目前中央政府，似應未雨綢繆，一面嚴防贛匪遠竄西南，一面對於川黔共匪，須謀積極清剿之策，否則贛匪初平，西南之匪禍又起，將來剿滅之難，較贛匪必過之而無不及。

以吾人觀察，防贛匪遠竄西南，似非難事。蓋江西集中央軍數十萬，施以層層包圍，匪勢難整個外出，即僥倖逃竄，猶須經湘鄂諸省。事先能于險要處多置重兵，分頭截擊，則匪之目的不達，且可分散其實力，予以零星解決也。

國事紛亂如麻，往往一波未平，一波繼起。吾人期望數年之江西匪患，近始將告段落，而川黔共匪，又蔓延堪虞。苟徒責成當地軍隊負責清剿，依過去經驗，恐為不能之事。仍希中央雙方並顧，即從事派兵入川黔，助當地軍隊之不及，以免養疽為患，將來之收拾更難。

最近何應欽先生南下，曾與蔣先生會晤，蔣先生且由漢到西北一行，陝鄂毗連川黔，對川黔匪患，當能瞭如指掌。逆料蔣何二先生于西南匪禍必有相當之商榷也。惟結果如何？尙無所傳，故吾人特提出此問題以促軍事當局之注意。

青年自殺問題

豪

自殺之風，至今日而愈熾，數月來北平各報所載自殺之消息，層出不窮，其中尤以青年自殺者為最多。此實今日北平之一不可忽視之社會問題也。

世人有以自殺爲勇敢者，亦有以爲懦弱者。吾人於此，却贊同後者而否認前者。何則？蓋人而至於對其自身無情，必欲毀滅而後止，則其對於宇宙間一切事物之殘忍冷酷，亦可想見。天下至不勇敢之事，莫過於畏難與屈服，自殺者或受經濟之壓迫，或遭家庭之慘變，或對國家前途抱悲觀……既不能排除萬難，以與惡劣環境作殊死戰；復不能自鼓勇氣，力任艱鉅。事事在不勞而獲之心，作不可企及之想，一旦事與願違，則惟有以死了之。是則自殺之行爲，實爲畏難與屈服之表現而已，有何勇敢之足言乎？

人類之慾望無窮，社會之進化靡已。惟其能「不滿現狀」，始能改造現狀，惟其能改造現狀，社會方能進化，慾望方能達到某種境界。今日社會一切事物之不能盡滿人意，乃爲無可諱言之事實。青年既爲富於情感者，所受刺激一深，則其煩悶與悲憤，亦自較年長者爲甚。惟是此種現象之造成，決非任何時代，任何個人，所能負其全責，整個歷史事實之因襲波瀾，整個民族特性之頹唐萎靡，

實爲我國政治腐敗，社會黑暗之總因。吾輩青年生於此地此時，既不可怨天尤人，更不可悲觀失望。吾人惟有以刻苦之精神，堅強之意志，以與此時代奮鬥，環境奮鬥，破釜沉舟，披荆斬棘，方可獲得最後之勝利。

不幸今日之青年，思想既無中心，意志復甚薄弱，牢騷滿腹，咄咄書空，或感環境之惡劣，或嘆命運之舛乖，此種現象之危險，實遠甚於帝國主義者砲艦之侵略。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一般青年，縱不至人人有自殺之行爲，然青年之心一死，民族之生命立即瀕於危殆矣。俾士麥曰：「觀其國內之青年，即可預卜其國家之將來。」其斯之謂歟。

是故今日之青年，當立最大之志願，具最大之決心，爲自身奮鬥，爲社會奮鬥，爲國家民族奮鬥，不類廢，不悲哀，更不應自殺。吾人之勇氣，可以戰勝惡劣之環境，吾人之能力，可以支配自身及民族之命運。青年！青年！其亦憬然覺悟，奮然興起乎。



一年來的中國

漁甫

如果我們對於國民黨或是國民政府，沒有任何先入的

成見，誰也不能不承認過去一年的中國，在國民政府主持之下，的確有點進步。這不是當局本身的宣傳，更不是記者個人的捏造，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真正留心國事的人，誰也不應抹煞這些值得樂觀的事實。雖然我們所說的進展，不一定能使一般有成見之參觀者突然改變觀點，但是我們總覺得如果現在批評國政的人還是一味地否認中國近年來的進步或固執地阻礙國民政府之一事無成，那末根據客觀事實的表現，這種不忠實的批評實在不能使人心服！

中國人的通病在於「自己沒有辦法而唯恐別人有辦法，自己不能作而深怕別人有成就」，這種卑劣心理，去年選舉良由歐返國的時候已經概乎言之。一般政論者最喜歡評國政即顯反躬自問，是否具有這種卑劣的心理，因為「責已經而責人重」的虛名已經不是國難嚴重之中國客

觀環境所需要的批評模式了。

許多中國人，承認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之現階段中國，主義不主義還是次要問題，而主要的問題是如何排脫目前內外夾擊的危機。誰能解救中國，誰的主義就可以得到國人的同情與擁護；反之主義儘管時髦，言論儘管激昂，但實際解決不了具體現實問題，推動不了任何政治主張，則主義自主義，問題自問題，這種空中樓閣，又有什麼用處？

所以我們現在暫且撇開主義不談，但就事實方面對於過去一年中國政治形勢加以檢討，「事實勝於雄辯」確是天下不易之定理！

○人民政府的消滅與孫殿英的潰敗 人民政府是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成立於瀋陽。其最大目標在謀部落利益的開展。但因實力單薄自信沒有僥倖成功之望，所以不得不大

開方便之門，容納各黨各派人等，集反政府勢力之大成！他們保持的主張不外：一澈底抗日，二計口授田，三打倒帝國主義。僅從表面觀察，這些聲詞的確動人，然而究其實際，則所謂抗日，所謂計口授田，所謂打倒帝國主義，不過是時裝商店「冬季大減價」的廣告，富有鑒別能力的人絕對不會上了「價廉物美」的大當！

因此，人民政府之成立是那樣的倉促，而人民政府之消滅，又是那樣迅速。一般「人民」還沒有知道「人民政府」「開張」的消息，而所謂「人民政府」，已經宣告「收盤」了。

雖然，東南的叛亂，剛被撲滅，而西北的風雲突然告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國變後問題沒待熟商，而身負西北邊防重寄的孫殿英又以西閩屯壘為名，故意挑戰，竟與馬鴻逵部隊正式開火了！

中央對於孫殿英繼陳李之後而叛變，固極痛心，但為顧全大局，始終不願操之過急。不料中央維持國內和平之苦心，終于不能收效，最後不得不以三面包圍的形勢迫令孫軍投降，孫氏雖然狡黠過人，但在武力壓迫之下，只好「宣告下野」！

東南陳李倡亂與西北孫軍的叛變對於人民生命財產固

然不免有所犧牲，但是中央政府軍事上神速的成功，又不能不使吾人得到意外的快慰，同時對於國家統一事業的開展，也有兩個極重要的影響。

第一，中央實力的雄厚得到了事實的證明。根據報章記載，或是負責當局表示，即知參加國變最精銳的部隊不下六萬人，而孫殿英收編的隊伍也有四十一團之衆，中央政府竟在極短時間之內，先後解決了這兩枝富有作戰能力與經驗之強悍軍隊；不但擊碎了叛軍的主力使無反攻的可能，而且改編調遣的結果，反抗政府的軍隊事實上等于消滅。

第二，國民心理的轉變使未來野心家不敢輕于嘗試！國變的克服與孫軍的潰敗，單就軍事上着眼已經是中央政府盡頭澈底的成功，然而軍事的勝利不能包括中央政府全部的收穫。在國變發動以前，一般人對於南京政府的地位不無風雨飄搖之感。華北政務整理委員會與軍事分會的存在，名義上雖是國家合法機關，其實還是一種特殊局面存在的暗示。西南各省在「分區建設」名義之下，成立了西南執行部與西南政委會兩個畸形的組織，而為國家統一最大的阻力。西北晉綏兩省也是形同割據，中央政令的威靈事實上不及一個綏靖主任。孫殿英之包圍禍心早成西北各省

的隱患。同時江西赤匪，因受東南各省畸形組織的牽掣，大有死灰復燃之勢。南京政府能否克服這種四分五裂之局勢，實時實在沒有十分把握。幸而閩變爆發了，孫軍叛變了，中央得到試驗實力的機會。結果軍事勝利，那些素來對於南京政府不大信任的人們這時都轉變了觀點，一致希望南京政府能够乘機完成統一的大業。因此民衆方面極自然地造成一種厭亂心理及反對破壞統一的輿論。即在一般候補軍閥也不得不有「唯有投靠中央才能存在」的自覺，他們一致畏懼中央實力隨時可以消滅他們的地位，聰明的諸侯們決不能與波作浪而爲陳李之續，更不敢自取滅亡而爲孫殿英第二。這一種畏懼心理雖然不很自然，但在目前政治環境之下，無事說是民族前途比較有利的現象。

因此，半年以來軍閥倡亂的把戲已經不再排演，中央地位也一天比一天穩固起來。同時決定中華民族命運之剿匪工作，因爲沒有其他叛亂的牽掣，逐漸開展。最近江西剿匪軍事的順利，追本窮源不能不說是人民政府消滅及孫軍叛變失敗後自然的結果。

◎江西剿匪軍事的順利 以瑞金爲府爲中心之江西匪患，數年以來雖經調動大軍圍剿數次，但皆此剿彼竄成效毫無。分析匪勢坐大的原因不外下列數端：

A 赤匪組織嚴密行動異常敏捷。中國共黨組織雖以中

央黨委會爲最高機關，但一切行動皆受第三國際指揮。中央以下分設省市縣區各黨委會。區以下則爲支部幹事會，這是共黨的基本組織，行動極爲秘密。黨員入黨之前須受極嚴格之考查，入黨以後又受極嚴密的監視。如有不服黨的指揮與命令，輕則警告除名，重則處死。因此，共黨內部只有黨的自由而沒有黨員的自由。黨命所在，任何危險工作，一律不得推辭，故在行動方面頗收靈活之效。至于民衆組織問題之重視，尤爲共黨之特色。

B 內地災情慘重貧苦小民容易挺而走險。我們承認共黨之可怕，不在武力而在宣傳。但是宣傳苟無可爲宣傳之對象，則所謂宣傳絕對不易生效。所以過去赤匪宣傳皆在利用時機，鼓吹農民暴動，造成騷擾之局。據說赤爲中央最近宣傳方略上曾有這樣的決定：

① 利用本年天災流行，農村破產的時會，鼓吹各地農民及遊民暴動搶米，造成普遍之騷亂。

② 利用行政院禁止旱災各區農民過神求雨的事實作爲激怒民衆之資料，同時並由紅軍參加民衆揭發官署與黨部的運動。

可見共產之善用機會煽動農民，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事實上農民與赤匪之打成一片，過去確已屢見不鮮。政府當局不知釜底抽薪，實為匪勢坐大之又一因。

C 赤軍側重遊擊戰略而對共軍隊行動又不能一致。赤軍最高軍事機關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其他赤區則分設革命軍事委員會辦事處，就近指揮各該區赤軍軍事行動。至于內部組織則除以赤貧分子所組織之紅軍作為主力部隊外，尚有遊擊隊，赤衛隊，少年先鋒隊，守備隊，童子團，歡迎隊，生產隊等分擔攻守補充宣傳勞作之任。赤軍當局明知實力單薄，寡不敵衆，故在戰略上絕對避免與剿匪軍隊發生正面衝突，而採取化整為零避實擊虛的政策。初期剿匪工作之所以勞而無功，大部分原因即在不明赤軍遊擊戰略的可怕。此外國軍對於赤匪，在國變發動以前雖然也是採取

四面包圍的形式；但因南路的陳濟棠與東路的蔡廷楷，缺乏徹底剿共的決心，以致形成「西北兩路鬆緊，東南兩路鬆緊」的局面。剿共軍隊之一鬆一緊，對於肅清共匪工作的進行當然發生惡劣的影響！

然而去秋以後，中央剿匪政策已由單純軍事上的角進轉變到「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與「步步為營，得寸安寸」的形態。後方民衆的組織與訓練，又不遺餘力，故赤匪宣傳的伎倆不能奏效矣。剿匪工作經過這一種重大轉變之後，當然急轉直下。加以國變結束，東路剿匪工作，日見緊張，日暮途窮之赤匪雖然一再企圖突破重圍，皆不得逞。昨日消息，數年來被匪盤據之赤都瑞金已被國軍克復，若是則江西匪患可謂已到最後的階段，苟能堵截得當，不使赤毒分散，則剿匪工作之成功將成爲民國二十三年政府最大的功績！事實具在，又何怕國人不認賬？（未完）

職運同盟六項提案

譚庶潛

——答 晨報 與 益世報 記者——

考銓會議開會在即，北平各大學畢業生職業運動同盟，認爲有提出提案之必要，公推鄙人起草，旋即草就六項，並附說明理由，已於第七次幹事會通過，十月二日日本

市各報均全文發表。次日晨報更有「考試任用」之社論，益世報又有「職運同盟六項提案」之社論以評論之。

職業運動大同盟之組織也，爰乃基於近兩年來全國

各大學畢業生失業嚴重之原因，非有集團之行動，不足以解決今後失業青年之危機也；同時，失業之反面，是即國家社會之損失，非有集團之行動，不足以提示今後國家社會之危機也。其原由動機，固不以求得本身職業問題之解決為限；其一項行動，尤未斤斤於國家。夫向考試院提出議案，乃本諸昔日向考試院請願，戴院長批「俟考銓會議開會時當提出討論」而出；今者，會期將屆，吾人恐又草草結束，既背昔日請願之初衷，更道未來多數青年之出路，在考試院未裁撤以前，得請公提案之無意義乎？益世報論者以「迷戀於考試院」是疑，依其所述之理由觀之，固屬微民之見；然以袖手旁觀，聽彼國人酌論，長使「考試院」夫其存在之價值「為愈乎？則吾人愛國家社會之福利，學有所成，惟有各自埋頭鑽研，互不聯絡，是即所謂效力於國家社會者也，否則謂之提案有故，內容無由，斯可也。關於此點，吾人不能不贊成其報社論「大學畢業生職運同盟請政府宜懸此的以資保障政府」之確論！

至若失業問題，乃全世界之洪流，會按世界若干思想家之腦汁，自難獲一解決之方，吾人自不能著片種幻覺。同盟之組織，無非促起政府與社會人士之注意，並進而謀解決民生問題之實質者也。至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年

不過數千，若謂即無解決之術，其誰信之？益世報論者必曰：「社會經濟一日不能趨於繁榮，則大學生失業問題即一日不能圓滿解決……職業運動之性質，乃為搶飯碗」。吾人在今日經濟狀態之下，何嘗思及「圓滿解決」？更何嘗以「搶飯碗」為唯一前提？抑豈「提案」之旨趣，而獨以「搶飯碗」為限，別無促進「政治改革」以利國民而維邦本者歟？吾人於此，又不能不贊成其報社論「政府果能因大學畢業生之職業運動，而感覺現行考試制度與任用程序之錯誤，而圖改造，則其效果不僅在解決大學畢業生計已也；即肅清貪污，杜絕奔競，增進效率，激勵勤勞，亦皆將因此而充分表現其功用矣。」之說！

其次，職運同盟所提第一案第二項「凡投考者均應錄取」，乃本諸「資格考試」而來，蓋在「任用考試」，其考試蓋為任用者也；反之，政府無任用之必要，即無考試之必要，故其結果，往往有數千人之落榜，在五種憲法實施之國家，考試院則等於贅瘤，儘可由各任用機關，自行主持之，是職運同盟必主張改「任用考試」而為「資格考試」也明矣。夫資格考試，即所以測驗作事能力而為考試者也；在攻讀上既屬測驗能力，則測驗結果必與以相當之證明，是無論程度之高低，其應錄取者宜矣。屢報論者謂

「於理殊覺不合」，殆亦誤會此者歟？吾人雖承認大學畢業生職業問題，有解決之道，然亦未視此為唯一要圖，若視為解決之一法，似又「烏乎不可」！晨報論者為吾人慮，而益世報論者更謂吾人目的難達，均過也。

再次，吾人所提第四項「凡今後考試院錄取之人員，有關各院所屬之機關者，在該項人員未任用完畢以前，不得自由錄用。」吾人之意，乃在促進考試院與各院之聯絡，勿復蹈昔日各自為政之弊，倘能會議通過，定為法文，有違反者，依法解決，未始不能收效。晨報論者以為：「欲求實現此項辦法，非根本改造任用制度不可……照做美國辦法，考試與任用之權，應統歸一個機關掌理。」在論者之意，許統歸考試院掌理，理論上，吾人極表贊同；惟於事實上不免多碍，考試院能統理全國各省機關之調查與任用乎？至政務人員除外，解釋上與手續上均屬難事，此而可行，則恐吾人之主張尤易行者也。至益世報論者，謂第四項為「點到其搶飯碗之正題」，其於考銓會議之真

諦，想深洞悉，試觀吾人前言後語，似不應僅此一句之批評！其忘夫「前此失業之人士，痛苦無以自由；後此失業之人士，痛苦益將增加」乎？更忘夫考試院在五權憲法中之地位，與夫在中國政治上之作用乎？至謂應從羅家倫氏主張「實行抽考現任官吏辦法，藉以填補優秀之大學畢業生」着手，尤非合理之辦法；蓋一則抽考現任官吏，事實上難於辦到；二則有不稱職守之官吏，監察院自可彈劾以為救濟故也。

最後，吾人所述六項，曾三思之，固不免有益世報論者所謂「吾人殊嫌其空洞而不符實際」之病；然在今日政治形態之下，能澈底施行，吾人已認為「用人行政方面」已有相當之進步，而必求全國失業同胞一體解決，豈可得哉？吾人惟以晨報論者所謂「大學畢業生之出路，決不可於政府機關中求之」為職運同盟今後之動向。願失業同胞共勉之！

蘇聯與國聯 (三)

林曉莊

一一 關係的轉變

歐戰終結到現在，已經整整十七年了；蘇聯與國聯就

是在那個時候醞釀而產生的，所以牠們也有十七年的歷史關係了。蘇俄政府早於一九一七年成立，後來一九二三年的蘇聯政府就是由這個政府和其他政府聯合而成的；國聯的盟章是訂立於一九一九年的秋間，正式成立是在一九二〇年的春天，但關於國聯組織的擬議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開始，至一九一八年就有熱烈的討論；所以我們如果要說蘇聯與國聯的關係，就應當從一九一八年開始，迨至今年就有十七年的歷史了。在這個十七年當中，牠們的關係經過好幾次的轉變。如果按其每次轉變的特徵而分，我們可分下列四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仇視時期（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一九二〇年），蘇俄革命爆發的結果，不僅共有國內地主的土地，並且沒收外國資本家的資本。俄皇從前對外所借的戰債，新產生的蘇維埃政府概不承認，並且還將帝俄前與各國所締結的秘密條約公布出來。俄皇原與英法等國有協約國的關係，對於德奧土保則有同戰同和的責任，但是新立的蘇維埃政府，擅與德國於一九一八年三月訂立柏勒斯特——里陀司克（Brest-Litovsk）的和平條約，給予協約國極大的不利，協約國對於蘇俄早就含恨至深。到後協約國果然亦能戰勝德國，當其

締結和約時，牠們當然不把蘇俄放在眼裏，隨和約而成立的國際聯盟，牠們也無須請蘇俄參加。牠們看蘇俄所標榜的布爾雪維克主義非常怪異，牠們看蘇俄所建立的蘇維埃基礎極不穩固，所以他們仇視蘇俄，排斥蘇聯於國聯之外。列強不許奇異的不穩健的蘇俄加入國聯，在蘇俄方面也不願意加入國聯，與之同流合污，並嫉恨之如讎仇。蘇俄認為他們自己的政府，純粹是無產階級的集合，國聯不過是資本主義國家趨於末路的一種制度。蘇俄政府正在襁褓的時候，列強還要協助白俄攻打紅軍，演成慘痛的內戰；當飢荒最嚴重的時候，列強還要採用經濟封鎖政策，竟致俄人餓死無算。所以列強非常憤慨的說：「國聯是世界匪徒攻擊無產階級的大同盟。」一九二〇年第三國際共產黨在其宣言中，大胆公開的攻擊國聯是反動的團體。當時國聯對於蘇俄的飢餓的災荒似乎忍不過去，至一九二〇年冬間，要與國際勞工協會合派人員同往蘇俄調查，蘇俄加以拒絕，以後國聯之俘虜難民委員會的主要委員南生（Dr. Nathan）要入蘇俄境內進行賑濟工作，蘇俄也同樣的享之以閉門羹，後來南生放棄其國聯代表的資格，而以列國代表的名義要求入境，蘇俄才准如所請而許其自由入境，進行工作。牠們有這樣的曲折，都是因為國聯與蘇聯還在

仇視時期。

第二時期是釋疑時期

(一九二〇——一九二四)

到了一九二〇年，列強對蘇俄的經濟封鎖便取
消了，反動的白俄軍隊也撲滅了，蘇俄與國聯彼此間的仇視態度，也就轉變了。蘇俄境內經過數次慘劇的戰爭以後，至一九二一年時疫流行，死亡枕藉。歐洲各國爲防止其向西傳播起見，派員至俄調查時疫的情形，蘇俄也願意供給材料，藉以講求治療的辦法。一九二二年三月間，國聯在波蘭的首都瓦薩（Warsaw）地方召開衛生會議，邀請蘇俄參加，蘇俄提出保留的條件，然後應允參加。蘇俄的代表要求撤除會議場上所標榜的「國際聯盟」字樣。他們堅稱，他們只是參加一種國際的衛生會議，而不承認國聯的衛生會議。無論如何，這一次的會議却是蘇俄與國聯合作的第一遭。牠們兩方固然爭持很烈，但是國聯認爲這一次的衛生會議事實上要請蘇俄協助，蘇俄也認爲這一次的衛生會議橫豎屬於人道事業，參加沒有多大關係，所以才有圓滿的結果。至此時，蘇俄已經處於外交上的孤立，極力與德修好，締結拉巴羅（Rapallo）條約，對於國聯方面也沒有那樣的仇視，所以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會議，蘇俄亦派代表參加，藉租海

峽（Strait of Dardanelles）交與國聯管理，蘇俄亦作默然許諾。國聯方面觀察一九二三年列事所頒布的新經濟政策並不是絕對的共產主義，好似資本主義有與之妥協的可能。同時，牠們也發覺蘇俄日與德國增進密切關係，對於國聯很有不利，爲孤陷德國起見，他們便有拉攏蘇俄的必要。總而言之，蘇聯與國聯到了這個時候，彼此過去的仇視必須化除，彼此無謂的疑慮開始冰釋，所以這個時期我們叫做釋疑時期。

第三時期是承認時期（一九二四——一九二八）
一九二三年的冬天，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

盟正式成立，我們還想：這個含有世界意味的團體必有一種新的陣容來與國聯對抗，但事實却不如此。一九二一年美國在華盛頓所召集的九國會議，俄國未列在內；但至一九二四年國聯在羅馬所召集的海軍會議，蘇聯政府即派代表列席，並且在此會議席上，蘇聯代表聲稱此後的國際會議，無論其是否爲國聯所召集，只要與他們所代表的國家有相當關係，蘇聯就莫不樂於參加。蘇俄政府本來還想在日內瓦方面積極工作，不幸瑞士政府對於一九二三年蘇聯代表佛羅夫斯基（Vorovsky）被判一案，不肯向蘇聯作滿意的道歉，所以此後凡在日內瓦所舉行的國際會議，蘇

聯不肯派員參加。例如一九二四年的鴉片會議，一九二五年的取締軍用品貿易會議，一九二六年的軍備限制與縮減會議，同年的遠東會議與國際經濟會議等，國聯雖有請帖邀蘇聯參加，蘇聯概予拒絕。這不是蘇聯對於國聯有所抗議，而是瑞士給蘇聯難看，或者有意把蘇聯排棄於日內瓦之外。在此時期中，蘇聯政府不參加日內瓦的任何會議，但他在日內瓦的以外非常活躍，自從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蘇聯政府得了英國承認以後，意國，法國，中國，瑞典，瑞典，丹麥，奧國，希臘，墨西哥，日本，都相繼的承認蘇聯，蘇聯也正式的變為國際社會（League of Nations）的一員了。不僅如此，蘇聯於一九二三年還與土耳其訂立和平保障條約，一九二六年與德國締結中立條約，與阿富汗，立陶宛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一九二七年與波斯同樣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都獲至大的成功。在這個時期中，受瑞士的阻礙，蘇聯未能與國聯積極的合作，但牠能得許多國家的承認，未始不是與國聯合作的途徑；所以我們稱此時期為承認時期。

第四時期是協調時期（一九二八——一九三四）
蘇聯革命，經過十年之奮鬥，對內已經得到安定的基礎，對外也已開闢廣大的路徑，一九二八年就是

五年建設計劃的初願。談起建設，蘇聯就需要大量的資本和熟練的人才，更不能與蘇維埃以外的國家隔絕，但熱烈地希望日內瓦能够做爲徵求人才借貸款項的接洽地點。國聯方面也認爲蘇聯的地位已經鞏固，「世界革命論」既然取消，則紅色的恐怖也隨之消滅，所以非常願意與之合作。一九二八年以後，日內瓦的各種國際會議，幾乎無一沒有蘇聯的代表參與其間。蘇聯爲求自己國內安和建設進行之順利起見，不能與許多國家爲仇；體明知國聯所有的軍備會議，或經濟會議必會失敗，但也不得不與之敷衍周旋。當年法之外長白里安（Briand）與美之國務卿洛克（Lodge）所倡議的非戰公約——蘇聯也要參與其事。這沒有別的意思，只是目前國聯的事業蘇聯無從反對，以環境而論，也不容許蘇聯來做反抗國聯的工作，只可與之協調而已。蘇聯外長李維諾夫（Litvinov）用很幽默的話調，說過：「這不會有什麼結果，但却可給我以實行我自己理想的機會。」自從日本佔領滿洲以後，蘇聯在遠東方面深感日本的威脅，一九三三年三月乃與這隔重洋的美國恢復邦交，今年九月毅然加入國聯。蘇聯與國聯大多的進入協調的時期了。

總之，我們根據這十七年來的歷史，很明顯的可以看出

出，蘇聯與國聯的關係經過好幾次的轉變，牠們首先在於對立，毫不干涉，第一次就由仇視態度轉變為釋疑態度，彼此間的疑慮固然已經冰釋，但還不能夠積極合作，只能得到蘇聯的承認，第二次就由釋疑態度轉變為友誼態度。

嗣後積極的合作，兩陣間的關係第三次就由友誼態度轉變為協調態度，現在已達協調的極頂了。今後究將如何轉變，我們且拭目以待！

(未完)

日本朝野對海軍軍縮會議的態度

(東京通訊)

茅生

海軍縮預備會議，又將在倫敦開幕了。他們間根本的矛盾，似乎早已決定了會議的命運。

日本朝野對這問題都在拚命叫著「廢棄比率主義」，所以，很容易使我們迷惘，以為日本朝野的步調都很一致；其實，在問題的裏面，還蘊藏著各派系根本不同的歧點。記者想在這方面來提供一點資料，也許對這問題的研究上，不是稍無補益的。

△岡田內閣與艦隊派 岡田內閣的成立，是上層政治圈所決定的產物。因而，岡田首相對軍縮問題的態度，完全是以上層方面為依歸的。上層方面比較持重，很怕因軍縮問題而引起國際地位的危局。當然，岡田自不能例外，敢表示一點稍強硬的意見。所以，在內閣成立之初，即想以小林陸海大將為海軍大臣。殊不知，這消息為艦隊派得

知，馬上就力勸大角不辭職。當岡田例行公式地懇請大角辭任的時候，大角也就推翻了辭意而肯留任了。

組閣期中，政務官尚未選任終了，海軍方面就突然向陸軍，外務兩當局提出關於海軍縮問題的意見書。這使岡田首相大大的驚駭了，立刻就召集五相會議。於是，海軍方面就強迫內閣即時通告廢棄華盛頓條約。當時，內閣對這問題的意響還沒有決定，所以，也沒有作何等明確的表示。因而，海軍，尤其是艦隊派很強硬的對峙起來了。

政府與海軍的對立 政府方面對這問題的意見，以為：「萬一要廢棄條約，現在馬上通告，在外交上總是劣策。通告後，要兩年條約才失去效力。今年底通告，要兩年才失去效力，其間再重行改訂。若明年的二月或八月通告，到二年後的二月或八月也就失去其效力了，所以，不

一定要今年就通告。並且，法英的對立，英美的對立，這自然會使華盛頓條約廢棄，我們又何必來負這個通告廢棄的責任呢。退出國際聯盟以後，我國的國際地位已陷於孤立，現在更不必再為已甚。外交上適當的機會一定是會來的。」

海軍方面則以為：「在條約廢棄後的二年間，日本的艦隊是佔最劣勢，所以，這種不利狀態，在作戰上來說，是一月兩月也不能延長的。」絕對地要求在最短期間就通告廢棄。而海軍的艦隊派，更疑惑岡田避免條約廢棄的通告，而僅在想圖漸解決的意圖之下來作種種口實，所以，更強硬地要求即時通告廢棄。如果岡田有妥協的意志，而海軍方面也是決定要廢棄的。後因大角海相的努力，今年底通告廢棄的議案，才在閣議上通過了。其間政府與海軍方面的對立，更形尖銳了。

△政友會與政府的對立 政友會與政府對立，這是在岡田組閣時就形成的。岡田以上層方面的意志為意志力主權和，政友會立於反對岡田的立場，當然要強硬。不過，事實也不是這樣的簡單，第一，政友會與民政黨自政策協定以來的關係，現在還保存着。現在民政黨是政府的與黨，如果政友會決定與政府絕緣，而出於強烈的反對，則自然是

要與民政黨斷絕關係，這在黨內，幾乎是全體都不贊成的。第二，黨內還有床次系殘留的份子，是站在政府的立場，與床次通聲氣的，如果要出於強硬，黨內一定有人反對。不過，這些都沒有成爲可以決定政友會態度的問題。政友會的主流幹部却以爲是如果出於強硬態度，則海軍問題的強硬派，一定能夠得着政治的勝利；因而，政友會在其政治的開展上，也更得着一層確實的地位，何況這還能與岡田一個打擊呢？所以，想在總務會上作成通告「華盛頓條約即時廢棄」的議案，雖因種種關係流產了，但，政友會的主流幹部對海軍縮問題的態度，是始終沒有變的。

軍人派的另一策動陸軍的首腦部對這個問題，是暫時取靜觀態度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人在爲着另一目標而策動着，這就是南次郎大將，松井石根大將，小野寺長治郎大將等。松井大將對荒木，林陸相都不與全部的支持，而是以大亞細亞協會爲中心，有着另一部份的政治勢力。南大將對荒木與林陸相的態度是一致的，完全是在另一立場而活動。齋藤內閣崩潰時，南大將也是次期內閣的候補者。所以，他也是政治問題方面的人，很想借此活動，當然會與松井大將合流，一致行動。於是，再加上野心家

的小野寺長治部，結成了以大臣和議會為中心，陸軍一部與政治勢力。這個集團響應了陸軍派的軍改，獲得海軍方面的好意，而得以推動他們政治的力量。其活動，也曾活躍一時。

上面僅是政府與海軍，政黨方面及陸軍的另一勢力的對立，此外，財閥方面也各就其利已範圍內在活動，如住友財團，他就與航空派相聯絡，想以發展航空來作海軍縮問題的背景。這自然不是真正為了海軍問題，而是想發展他個人的資本。

現在各派系的策動，似乎是平靜了，平靜的原因，是因為廣田外相，大角海相及末次聯合艦隊司令官團，有了

相當的瞭解。廣田很誠懇地向他們解釋：「如果一定現在即時作廢棄通告，則是使歐美『日本外交為軍部所左右』的定論更為鞏固，這是於外交上很不利的。本年末廢棄，這是已經決定的事實。在這個時期中，外交上的一切技術問題，希望絕對的信賴。」大角與末次都承認了，所以現在各派系的策動漸趨沉寂了。

海軍縮問題各派系的策動，完全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想來作有利的策動。現在雖暫告靜寂，然而本年末又是一個難關，我們很難斷定說可以安然渡過，也許還可以擔越國內的政治問題。所以海軍縮問題，自然是他們的對外問題；同時，也不能忽視為他們國內的政治問題。

